

月下蛙韵

□谭大松

皓月当空,蛙韵悠长。
旷达的乡村月夜,通向自然的血脉,直抵似水的乡愁。
第一场夏雨绵绵地滴答着,依然流连春雨的骨韵。
“呱呱呱呱”“呱呱呱呱”……

回到老家,坐在老屋右侧的青石板上,一阵紧似一阵的蛙韵,驾着妩媚的月光,逾越夜空,似鼓声,似琴音,似溪潺,似泉鸣……从老屋旁紧邻那片翠竹林的池塘里飞扬过来,拽出沉淀在我脑际的记忆。

“赶紧打一池塘,天干地旱也不担心庄稼没水喝。”

四十多年前,包产到户后,交了国家的,剩余的归自己,好日子来了。

父亲和母亲抢抓农时,白天蹲在田地刨丰年,星夜就在竹林旁挖池塘。挑泥土,抬石头,运水泥,筑底子,砌堡坎,父亲和母亲建成了那个方形池塘,一池波光似镶嵌在土地上的镜子。

这个两米深十米宽的池塘在竣工那天的深夜,父亲和母亲刚收拾完农具,天公作美,一场雨便“哗哗啦啦”地喜从天降。挺直身子的父亲和母亲,酣畅地沐浴着雨水,痛快地凝视小山包四周的流水汇入池塘。

正好那天我从就读的县城师范学校回家度周末。雨滴打在屋檐上的滴答声,唤醒了我的香梦,“呱呱呱呱”稀疏的蛙声飞进了楼上的木板屋。

生于水里,长于水里,有水的地方,便是蛙们安身的家。不知是哪些石缝或地洞暂居的蛙跳入了池塘,或许它们兴高采烈地找到了归路,它们的歌声才无忧的快活、入耳的动听。雨滴持续地飞落,池塘的蛙声愈发密集,愈发响亮,渐成悠扬的蛙韵。高亢明快,有张有弛,节奏分明。

第二天上午,雾散云开,池塘里的水已齐了坝沿。或许一夜咏唱的蛙们已倒头安睡,或许听见我的脚步声,唯恐有人侵犯,躲进了水下哪个角落,它们的欢鸣此时悄然无声。

又遇“二十四个秋老虎”,池塘里的水依然闪着银光。当年秋天,因有源头活水浇灌,几户人家的庄稼依旧丰年在握,一亩地的收成竟比承包前翻了番,三月的青黄不接成了历史。

老家莽莽山峰中间,有一个小盆地似的米粮仓羊桥坝。我们几个相邻的生产队位于羊桥坝西半头,一个个小丘点缀其间。这里田丰地沃,唯独不见汤汤河流,自东向西穿越羊桥坝的羊桥河拐了个弯,眼也不眨地便撇开溜走了,甚至连后山飞流直下的那些小溪也吝嗷地掉了个头,径直流向羊桥河。

凭借渗透的地下水挖掘的水井,散落在田边地角。一口井常年供应七八户的人畜饮水,一遇到火烧云的大旱之年,一口口水井底干得简直冒青烟。老家人尝尽无源之水的苦头,悟透生命之水的意义。

“敬雨神也没啥用,干脆东西南北中各打一口堰塘!”

生产队长的亮嗓响彻在那个最高的小丘顶端,穿云破雾地传到丘坳之间的每一户人家。触着泥土、石子的焦烫,男男女女七八十号劳力蜂拥而上。嘹亮的山歌,高亢的号子,农具与岩石碰撞的叮当声,让老家的天空愈发湛蓝,似天上仙境的万道霞光,洒在尘灰满身唯见两只眼珠的脸上。

东边的堰塘如期完工,西边的又闪亮登场;南边的刚变得绿莹莹,北边的又积上了雨水。两三年里,五口堰塘齐刷刷地站立在丘坳间。田地里的庄稼似衔着甜泉在风中舞蹈,历经口干舌燥的蛙们扑通跳进这些池塘,“呱呱呱呱”“呱呱呱呱”的音韵此起彼伏。

青蛙活跃在池塘里,忽而从水面跳到坝上,忽而又从坝上飞身落入水中。暑假期间,我和小伙伴在这些池塘酣游,时常和青蛙满怀相撞。它们似乎与我们心灵相通,听见它们的歌谣,如同听见庄稼拔节的声响,如同听见牲畜痛饮山泉时摇摆耳朵拨浪鼓似的声响。

一夜间,田地、山林包产下户了,庄稼的筋骨在乡亲的热捧里更加茁壮,牲畜的肉膘在乡亲的热望里堆成小山包,那些池塘里的水也就杯水车薪了。所以,父亲和母亲就第一个开挖了池塘,一个生产队的人户也就陆续开挖了池塘。星星点点般的池塘,阳光下晶莹透亮、闪金放银,微风乍起处荡漾着白花花的涟漪,下雨天的雨滴舔吻着平滑如镜的水面,溅起流线般的白雪。池水中神采奕奕的蛙们想唱就唱、想舞就舞,定格成欢度时光的韵叹。

一只蛙的独唱叫蛙声,两只蛙的合唱是蛙鼓,三只蛙的弹唱是蛙鸣,三只以上蛙的欢歌方可称谓蛙韵。玉盘似的月亮靠近西山,赶集似的星星渐渐稀朗。我依然沉醉在初夏之夜的蛙韵里,梦醉在月光蛙韵的乡愁里。

坚守那一亩三分田地的三弟,像洞穿了我的心思,不忍惊扰我沐浴月光和蛙韵的兴致,夜色深沉后才步出他和弟媳修造的“小洋楼”,轻轻地说,“大哥,该回屋了。”

唯恐辜负这诗画般的意境,我冲口而出:“夜色多美啊,空气清新,走,陪我转转。”

三十年前,老屋旁那条黄泥小路拓宽为两米有余的机耕道。二十年前,那条机



耕道的皱褶面子又换成泥结石脸孔。十年前,那条硬化拓宽的机耕道,像一条银色飘带,穿行在小丘之间的谷地。三年前,一条四车道快捷路横亘在老屋旁。三弟陪同我并肩夜游在乡村路上,那两排延伸的节能灯,将紧邻公路的纵横阡陌映照得如同白昼,片片田野菜花吐蕊、果树吐绿、花椒吐香。

小丘下的那两个池塘,却被家乡人放大数十倍,变成容积数千立方米的小型水库。轻风徜徉,未眠的蛙群腾空而起,又俯身落下,在节能灯下翻卷出耀眼的波光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这乡村水库“呱呱呱呱”的蛙韵荡开养眼的涟漪,简直又是波光涟漪里庆瑞年,听取蛙韵一片。

蛙声,蛙语,蛙韵。这婉转蝶变,托举着我月下听觉的盛宴。可以想象,无好的心境,哪会有蛙声的抑扬顿挫,怎会有蛙语的美妙连珠,更哪有蛙韵的娓娓动听。

“不保守地说,今年又有十万元左右的收入。”三弟边走边说,“我们这个生产队,差不多的人家年收入都能达到七八万元,这样的神仙日子过得呢。”

“羡慕你们,我都想从城市的钢筋水泥高楼回到乡下。”

背倚那棵行道树,我似乎看见从黑夜的烂泥路上爬向阳光大道的三弟,以及成千上万的乡亲。

蓬蓬勃勃的花草树木吮吸着甘露,连片产业基地的植物播放着丰年拔节的乐章,装饰泥土色外墙的“小洋楼”依稀可见,东边那抹黎明跃上山顶。流连在深幽而又香沉的蛙韵里,我仿佛听见歌咏声飘荡的光阴,那是喜从心上来的美好时光,那是乐从福中生的怡悦年华,那是老家乡亲笑容里绽放的人生岁月。

春天的茶事

□蒋小林

草木复苏时,春天也是激情满满,香气最浓的还是铜锣山腹地满山遍野的茶香。坡坡岭岭的白茶,春天成全了它的香茗,让它的香气漫山遍野弥漫,呼吸一口在嘴里,五脏六腑也荡漾开来。

春天的铜锣山雨多,雾也密,早晚清清凉凉,茶就喜欢待在这样的地方。铜锣山的白茶,是绝好的泥土、多情的春雨、弥漫的雾培养的。云峰茶谷、青石古路,春雨像一个领跑者,向茶山纵深处奔去。

一条青石板的古路,在茶香里沉默向前,路两边,蔓延的藤萝缠脚,新鲜的茅草锋芒毕露。这些草木,似乎心里都装着一个茶字,茶用清香浸染着它们的身心,茶香、草香糅在一起,气味就更好闻了。

从云雾茶谷长出来的小溪,在春潮中用饱满的状态,带着漫山茶的心事向远方流淌。在这里,认识茶谷的草木、溪水、山岚、岩石是需要智慧的。因为这些

草木、溪水、山岚、岩石一年四季住在茶谷里,染上了茶的清香,成仙了,变得有几分含蓄与高雅。从茶谷里长出关于茶的诗文,带着一股股春的力量,语言就有了厚重感。

茶与人相遇,方得天地合一。走在长长的山路上,湿漉漉的青石板泛出的光透着山里人的日常。一户户人家,与茶山为邻。白茶,在这里鲜活了山里人的日子,家家户户栽茶、种茶,一坡坡茶园,让他们的日子有了光亮。

绿竹灰瓦,在细雨蒙蒙的雾中浮着。打过招呼,走进屋子,年过花甲的女主人十分热情,一条花狗睡在屋檐下,似乎见惯了陌生的来客,头一抬认真看看,又埋头眯眼。屋子一方火炉,用条石砌得方方正正,柴火旺着,蹿起的火苗舔着吊壶,壶里直冒白气。见我到来,老妇人从瓦罐中抓点白茶,放进了玻璃杯中,泡一杯白茶招待来客。在她的世界里,不管你来自哪里,都把你当客,一杯白茶便

是最好的待客之道。

水泡茶是件平常的事,但在茶谷便成了神奇之事。茶叶在杯底,开水一冲,茶叶便有了自己的心性情怀,浮在杯中有了神韵。无论什么样的水、什么样的杯子,它都能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茶杯中升起春色,茶汤由淡变浓。茶遇水,是缘分,是前世今生的约定。水与茶相辅相成,茶叶在杯中尽情地舒展自己、释放自己、奉献自己,在茶杯中云淡风轻,品一口,心静、心暖。杯中千里醉,入口十里香。心中装一杯茶,内心的世界便有了广阔的天地,那是春天的第一口鲜啊。

来云峰茶谷,就是来看茶、品茶、悟茶,一杯清香的白茶,让我悟出了茶农的待客之道。谢了茶,向茶园走去,雨中的茶园,似乎能听见山风草木茶树的拔节声。从山脚仰望,层层叠叠的茶是绿色的汪洋,从山巅向下俯瞰,山川、茶园全都穿上了雾的衣裳,心中的遐想就多了几分。

密密麻麻的茶树,簇簇拥拥,全都挂着雨珠。一场春雨,给茶园万物灌输了力量。在雨中,满坡的白茶鲜绿如初,茶芽顶着一身白霜,稍扁的那一瓣,在寒冬里孕育,在春天万物萌发的天地间吐出了第一芽。茶农有谚语:“早采三天是宝,迟采三天变成草。”白茶采早了,青涩不知愁滋味,有茶中贵族之称的白茶就要失色;采晚了,花一样落尽,味就寡了淡了。唯有明前茶那美好的时光,在最好的春光里遇上了最美好的你,那样一气呵成、那样不期而遇、那样惊心动魄。民间有说法:“明前茶,贵如金。”

采回的明前茶,摊在簸箕中,不能过夜,历经初选、杀青、炭焙、揉、搓、捻,手法力道整齐划一,让白茶有了最深刻的表达。要想得一口好茶,人心与茶心要相融,精选、提香一道道细密的工序让一粒粒白毫银针有形有魂,天地一味的茶香弥漫出来,成了春天的记忆,云峰茶谷的味道。